

# 顧維鈞和他的兒女們（下）

● 沈 潛（大陸作家）

## 兒女心隆情永在懷

走近了父親，讀懂了父愛，那麼，兒女們的心中，父親無疑是他們格外尊敬和愛戴的長者。

而今父親老了，做兒女的自當多盡一份孝心了。

晚年的顧維鈞心繫著一份不絕如縷的綿綿鄉情，女兒看在眼里，記在心頭。所以每次回大陸去，顧菊珍總要代父親故地重遊，代父親看看家鄉的變遷，問候家鄉的父老。然後再把每次的所見所聞，一五一十地稟告他老人家，好讓父親猶如親臨其境，如遇故舊中釋其念，寬其心。女兒成了父親聯結故土家園的中間紐帶。

晚年的顧維鈞希望自己的回憶錄能譯成中文。此事一經大陸遙相呼應，女兒又

一次次地為此奔走，或核對原文，或寄印資料，積極配合有關方面做好譯寫工作，個中多有費心費力的熱誠協助。顧菊珍的用心，也正在於促成父親的心願早日實現。

晚年的顧維鈞年事已高，為了能讓父親多一份起居清靜，凡遇困擾心神的事，除非必要，均由女兒和繼母嚴幼韻暗中相商，包攬解決，一般不讓他去操心。

凡此種種，對晚年心志淡定的顧維鈞而言，還有什麼比來自子孫後代別具會心的體貼更讓他銘心感懷的呢？

就說一九七七年，在他老人家九十壽慶之日，晚輩們借用哥倫比亞大學新落成的國際事務學院禮堂，為父親舉行了盛大而熱烈的祝壽會。在紐約的子女媳婿和孫兒女等二十餘人，與五百多位中外嘉賓一

起歡宴共慶。席間，壽翁壽婆在長子長媳的扶持下，登臺致詞答謝。長媳還即興表演了舞蹈劍術，並恭獻壽桃，博得全場掌聲迭起。

此後，幾乎每年的壽辰之日，兒女們總會不約而同地從各處趕來，為父親拜壽。他們之中，除了顧裕昌、顧福昌兄弟倆不幸於七十年代相繼先逝而去外，有顧維鈞的另二個親生兒女顧德昌和顧菊珍，也有顧維鈞的三個繼女，即楊蓓孟、楊雪蘭和楊茜恩三姐妹，論年齡，他們也個個入了中老年的行列；論家庭，他們也個個兒孫滿堂，但在老父親的這一特別日子裡，無論親生子女，還是繼女，他們總是攜了自己的兒孫前來與父親歡聚，慶賀父親生日快樂，福壽兼隆。有感於此，一九七九年的生辰之際，九十二歲高齡的顧維鈞

（下）們女兒的他和鈞維顧

賦詩一首：

去年誕日承賜宴，  
今日又逢誕日辰。

親友隆情永在懷，  
舉杯答謝聊表心。

試想，四代同堂，繞膝承歡，敬老愛幼最是難能可貴；兒孫孝順，瑞氣盈庭，最是老人喜不自禁。

到了一九八五年，兒女們更相約著為父親籌備百歲生日慶典。顧德昌特意在北請人製了一幅版畫，畫面以父親多姿多彩的一生為內容，右有題詞：

位居折冲，  
馳譽中外。  
在野淡泊，  
鶴齡松壽。

以此為乃父百歲誕辰的賀禮，並以此印贈親友留作紀念。

無奈，距期頹之年只差二個多月，老人終因年邁，心力衰竭而辭世，等兒女們紛紛趕到，已痛成永訣。追悼會上，四方親友畢集，場面備極哀榮。女兒噙著眼淚和親友說：以父親健康論，老人家可以活到一百多歲。在兒女們看來，父親是不會這麼匆匆而去的呵！可是歲月不饒人，顧

維鈞終於還是走了，冥冥之中，雖然他未能來得及趕上自己的百歲生辰，未能再一次分享一家四代聚聚一堂、歡聲笑語的樂趣和馨香，但有兒女一片孝心，但有一生事業，老人可以圓滿自足了。

斯人已逝，音容猶在。兒女們深知，父親不僅僅是他們顧家的驕傲，更屬於養育了他又鑄就了他的中華民族。所以，他們還要為父親再做些事，再盡些心。

就在顧維鈞過世後不久，女兒女婿旋即趕赴歐美，多方收集父親生前的照片、資料和實物；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又將在此基礎上製作的十七塊版面的父親生平照片，由美國帶到大陸，分別在父親生前工作和生活過的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巡迴展出；隨後捐贈嘉定博物館作永久展覽之用。一九八八年五月，顧菊珍又將父親遺物四十餘件捐贈該館，以進一步充實展覽內容。一九九七年五月，繼女楊雪蘭代表

家屬專程來嘉定，就顧維鈞陳列室的策劃、籌備工作與有關方面積極磋商，並捐贈一萬美元，用於製作反映繼父生平的光盤。待到一九九九年顧維鈞生平陳列館在其故鄉法華塔院正式開館，凡能到場的顧維鈞子侄輩、孫兒輩大多來了，法華塔下，

陳列室裡，晚輩們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地認真看去，睹物思人，觸景生情，腳步緩而又緩，輕而又輕，在陳列室的留言冊上，顧菊珍深情地寫道：

這個陳列豐富美麗，非但紀念了父親五十多年的外交生涯，而且給後代留下一段中國的外交史，記載我國由半殖民地的大國時代到今天是一個富裕的獨立自主的大國。我代表我們家屬向祖國和有關單位表示感謝。

一代外交家終於魂歸故土。

還要看到，在此前後，無論是六百多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中文譯本的最終得以全部出版，還是有關顧維鈞研究專著和傳記的問世，總是少不了顧菊珍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就在前不久上海舉行的「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年逾八旬的顧菊珍再次遠道而來……

兒女情長，那是人間至真至美的親情。

### 勝似骨肉的母女情

以上所述，顯然只是著眼於子女與父親之間。至於他們和母親之間的親情牽繫又怎樣呢？

這裡，雖說豐富的生活內情，自是我

們無從得知，更不能隨意想像的，但讀黃蕙蘭晚年的回憶錄，多少還是讓人體察到了一些生動的情景。

初為人母的黃蕙蘭，當然用不著她成天去忙乎照料孩子，孩子們的日常生活，大多由身邊的保姆、佣人和家庭老師替她承擔了。這一點，連她本人也承認：「我只是在每天早上孩子們打扮整齊歡歡喜喜的時候看見他們，還有晚上我偶而在家的時候。」

只是，儘管所有當母親的苦差事都免了，但眼看著孩子們被和善的保姆寵得很，而丈夫每天的日程又被大會小會安排得滿滿當當，幾乎無暇顧及於此，於是身為母親的黃蕙蘭就少不了對孩子的一份管教。據說，有一次大兒子裕昌不肯吃晚飯，還把飯倒在地上。黃蕙蘭得知後，讓佣人給他再端上一份，然後一臉正色地站在她身旁。小傢伙明白，母親是不會讓他再耍花樣的。有一天，裕昌因為摔了一跤，鼻子流血，於是乾脆賴在地上連滾帶號，不讓任何人扶他起來。聞訊趕回家來的黃蕙蘭，當然由不得他繼續耍賴，一頓訓斥後，小傢伙便乖乖地站了起來。看著兒子日見滋長的任性脾氣，她又請來了一位嚴格

的家庭教師加以督教。甚至當年丈夫流亡加拿大，自己和母親住在巴黎，兩個小男孩只有三、四歲的時候，黃蕙蘭生怕孩子成天在保姆的簇擁下，將來可能變得女孩氣，因此請了一位黑人拳師來家教他們拳擊，這項早期訓練，到孩子們上了教會學校，還真派上了用場，使他們都成了拳擊手。在一次青年會舉行的比賽中，小兒子福昌作為選手，和一個從外國孩子中選拔的美國小男孩決一勝負，結果打贏了這場比賽。可是當初黃蕙蘭的這一舉動，一度還遭到了母親的責備，在外祖母的心裡，女兒對她的外孫未免管得太嚴了。

不過，打心眼裡說，對於孩子，母親總是疼愛比管教多得多。每次旅行，她總要帶上他們，除非環境對孩子們不太適宜。如果那次要離家出門較長一段時間，黃蕙蘭總是擔心地捨不得把他們留在家裡。

與難得見上一面的父親相比，看來孩子們更多的時候是和母親在一起相處，而黃蕙蘭也在與孩子們的相處中得到了做母親的樂趣。

在這期間，黃蕙蘭與顧菊珍，這對特殊母女彼此結下的融融親情，尤其地感人至深。

說特殊，是因為顧菊珍並非黃蕙蘭的親生骨肉，而是顧維鈞與前妻唐寶玥愛的結晶。所以，當初顧維鈞在與黃蕙蘭相識相愛時，他就不得不坦率地表示：「我有兩個孩子，需要一位母親。」言下之意，顧維鈞多麼地希望自己再婚之後，能給兩個年幼失恃的孩子一份母愛的補償。這就意味着，走進顧維鈞生活天地的黃蕙蘭，從一開始就得面對兩個不是親生的兒女，扮演起一個繼母的角色。

自古以來，為人繼母者，在世俗的眼光裡總有一種偏見，一種異樣。言重言輕，可能都是一種話柄；舉手投足，都需要格外小心。對黃蕙蘭來說，該當如何是好，想必最初的尷尬和不適自是難免。

但據黃蕙蘭自己說：「我愛我的孩子，我一天比一天喜歡我前房兒女，特別是那個小女兒。」

或許，這裡面與黃蕙蘭失落過的心願多少有些關係。本來，初有身孕的她曾盼望自己生個女兒，沒想到，前後兩次，生下的偏偏都是男孩，此後未再生育的黃蕙蘭，許是有了這麼個遺憾，因而對顧菊珍也愈來愈多了一份特別的憐愛和歡喜。就像她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道來：

我其實很想生個女兒，不過維鈞前妻生的女兒菊珍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和快樂，我把她當成我自己親生女兒，她也願意我這樣叫她。

對顧菊珍來說，作為繼母的黃蕙蘭能有這份視同己出的心情，無疑是幸運的。

當然，真正明白這份超血緣的母女關係，一定是在她漸漸長大懂事後。因為在此之前，少小時的顧菊珍終究不諳世事人情，相當一段歲月裡，肯定是把繼母當作了自己的生身之母。記憶中，繼母對待她，似乎比對待哥哥和弟弟還要好，這份另眼相待的疼愛，一直讓顧菊珍感受著母愛的溫情。直到有一天知道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明理的顧菊珍倒也不覺意外；但畢竟長大了，女孩子的心裡可能還是難免了些許的敏感。

女兒這種心理上的微妙變化，顯然被黃蕙蘭注意到了。看上去，女兒多了一份憂鬱，少了一份自信，以致很少注意外表，穿著也很不講究。有一次，見女兒一個人鬱鬱不快，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黃蕙蘭決定找她坦誠相見，她要女兒先去把牙整治好，再跟她一起去理髮店洗髮燙髮，然後由她為女兒去買些新衣服。當然，按

黃蕙蘭的意思，並不是非要女兒這樣去做，她可以聽，也可以不理睬。畢竟，以繼母的身分勸說女兒，黃蕙蘭唯恐長大了的女兒會誤解了她。不知怎地，聽了繼母一番話，顧菊珍把自己關在屋裡哭了一場。其實，多少年了，女兒何嘗不能理解繼母的愛心依舊？又何嘗不願繼續保持這份親密的母女關係？只是顧菊珍覺得，繼母的話裡明顯地多了一份顧慮，她想告訴繼母的是，女兒的心裡，她從來就不是那種人們話柄中的繼母形象。

多了一份理解，便多了一份貼心。從此，這對母女間的關係也就得更近了。

黃蕙蘭的確為有這樣一個貼心的愛女而高興。每次在她抱怨丈夫只顧工作，不顧家人，不把她和兒女們放在心上，做女兒的雖然也有些不解有些難過，但顧菊珍總會適時地寬慰母親幾句。後來隨著父母之間的感情裂痕越來越大，隔閡越來越深，女兒也都看在眼裡。在她看來，父母雙方確實反差太大，因而難以指望再和諧地生活在一起，顧菊珍也不想去說誰的錯，她所想做的是對母親多一份貼心的安慰。

黃蕙蘭呢？當然也少不了為女兒著想

，以前顧維鈞要把前妻留下的首飾送給她，黃蕙蘭覺得應該留給女兒，等她大了交給她。女兒大學畢業後回國投入抗戰工作，遠在巴黎的她，既欽佩女兒的勇氣，也不時地為她的安全擔憂；得知女兒在重慶那樣的艱苦環境下結婚，所有的嫁妝不過是一條肥大的棉褲和一條相配的棉襖，幾乎是她難以想像的，直到晚年回憶此事，黃蕙蘭仍是深長感嘆，感嘆裡不無愧疚。

對女兒在事業上取得的出色成就，更是黃蕙蘭引以為自豪的。在她看去，這些業績來自於女兒的聰慧和能力。記得有一回，為了歡迎中國的大主教，黃蕙蘭舉辦了一個六百人的招待會，為此，她讓學會了烹飪的女兒操持一切，在大管事和廚師的幫助下，女兒把所有的事都辦得十分完美。

最讓黃蕙蘭深感欣慰的是，雖說後來女兒在聯合國有著顯要的職位，但對她這位繼母仍一如既往地非常敬重。在與顧維鈞離婚後，黃蕙蘭基本上一直住在紐約，女兒總是抽空前去探望，始終沒有任何感情上的疏遠。也正因為如此，一九七二年，聽說女兒、女婿首次回大陸觀光探親，黃蕙蘭想著去送送他們。女兒說，還是讓

她去母親那裡辭行，但黃蕙蘭思來想去，知道女兒工作很忙，為節省她時間，還是不顧年邁，乘車去和女兒珍重話別。母親的這份體貼，讓顧菊珍深受感動。

直到好些年後，趕在黃蕙蘭百歲生日的那一天，女兒還特地去為她拜壽，顧菊珍坐在繼母身邊，一如既往地說著貼心話，不知不覺間，老人平靜地離開了人世。

雖非親生卻勝似骨肉的這段母女親情，就此給了我們一份特別馨香久遠的品味。

● 本文參考資料：

1. 顧維鈞口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譯：《顧維鈞回憶錄》（一一—一三）中華書局，一九八三—一九九四。
2. 黃蕙蘭著，天津編譯中心譯：《沒有不散的筵席》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
3. 袁道豐著：《顧維鈞其人其事》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八。
4. 《申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上海書店影印，一九八二。
5. 錢玉莉：《顧維鈞的晚年》、《民國春秋》一九九七，第六期。
6. 上海市嘉定博物館主辦：《膠城文博》第三三期（一九九九·三）。

# 戲言言戲續集

李能宏 著

聖文書局總經銷，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

定價六百元，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

又是一部戲曲鉅著，全書六百頁，珍貴照片百張

您看戲嗎？可以幫助瞭解劇情，您教戲嗎？可以當參考資料，您看書嗎？可以當故事書看，內容精彩，您一定喜歡。

## 六大內容

戲劇評析：大陸各劇團、台灣各劇團及票界演出，有精彩的評論和分析，態度客觀、理論正確，深受各界器重。

幾則懷念：四大名旦的艱苦學藝歷程，名坤伶言慧珠及童芷苓的滄桑史（言慧珠死後，大陸很少報導她的文章，筆者在國外及台灣搜集到片斷資料，而完成此篇報導）

幾則憶往：四維劇校（現改為中國戲曲學院）是青年軍二〇八師所成立的軍中唯一戲校，造就戲劇人材很多，此為該校最有系統的報導，中華國劇振興協進會成立經過報導。

名伶介紹：後四小名旦陳永玲北京學藝滄桑及定居寶島的經過。四維之寶鈕鏢的奮鬥史及其成就。台灣名旦徐露的神秘身世報導，台灣老生雋才唐文華的學藝過程。

名票素描：畫名票毛宗韜老當益壯，每年都演出精彩好戲，龍宇純教授及其愛女乃馨藝術精湛，父女北京獲獎。名票周純娟程派韻味濃郁揚名津沽，百年老校建國中

學票友眾多，人材輩出。博士票友朱婉清為文武崑亂不擋的全才票友。會計師票友黃惠英為票界雋才，海峽兩岸均享盛名。

名琴速寫：琴痴宋士芳的成功秘訣。青年琴師杜玉奇，技藝精湛，現在關島發展。小琴師胡曉楠前所未見的京劇神童，她艱苦的環境和學藝過程，本書有詳盡的報導。